

诗
随
笔

夏木
清阴
宋诗随笔

洪亮

长河随笔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岳麓书社

夏木清阴
宋诗随笔

洪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木清阴：宋诗随笔/洪亮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0

(长河随笔丛书)

ISBN 7-80665-027-X

I. 夏… II. 洪…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142 号

夏木清阴——宋诗随笔

作 者 洪 亮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蔡 晟
版式设计 蔡 晟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裕南文化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60,000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65-027-X/I·514
定 价 1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树木岭航空路口 邮编 410014)

【百幅锦帆风力满】

——《长河随笔丛书》总序

李元洛 周实

“长河”，是一个生机勃勃而气象万千的名词与意象。一提到它，我们便会想到涛似连山，浪花滚雪，江声浩荡，源远流长，也不由会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的盛衰兴亡。

“长河”，除了一解为天上的浩渺银河，如李商隐《嫦娥》诗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主要是指地上的大河大江。南朝的鲍照，早在《冬至》诗中就说过“长河结兰纆，层冰如玉岸”，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呢？王维《使至塞上》的那一轮落日，就像一面千年不锈的铜锣，敲响在我们耳边，而那条永远也不会干涸的长河，至今也仍然奔流在我们心上。中国人讲究命名，即赋予人和事物以名称。命名的意义有大有小，有褒有贬，大则关乎国家天下，小则及于一物之身。现在，岳麓书社将策划中的文化随笔丛书名之曰“长河”，真可谓锡以佳名。

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固然如同没落的贵族，早已失去昔日南面而王的地位，小说的烈火烹油之盛也已成昨日之景，长篇年产约800部，大都乏人问津，刚出版便塞进仓库，交给岁月尘封。诗歌与小说“冷”下去，异军突起的散文却“热”起来，随笔无疑是这支异军中锋锐的偏师，而层见迭出的“学术随笔”或“学者随笔”，尤其一派羽扇纶巾的儒将风采。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学术或学

者随笔，犹如春兰秋菊冬梅夏荷，各擅一时之秀，岳麓书社好花后开的《长河随笔丛书》，也仍独具色彩与芬芳：

专题性。以前读者所见的学术随笔著作，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文史经哲，虽然各有胜长，但内容却广泛而不集中，以美食为喻，近乎“杂烩”，尽管名厨手下的“杂烩”也可使食客大快朵颐。《长河随笔丛书》却不然，其所收多部作品，好似烹调有术的厨师制作的“特色菜”，虽止于一味，却令品尝者过目难忘过口更难忘。例如朱健《逍遥读红楼》，是他效法庄子，但不是徙于南溟而是作徙于《红楼梦》的逍遥游；王开林《穿越诗经的画廊》，写的是他溯洄从之，远去中国文学的江河之源寻幽探胜；张远山《寓言的密码》，是他于密室累月穷年，破译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盛产的寓言；周泽雄《青梅煮酒》，顾名思义，则是他对于三国时代诸多人物的指顾评议。其他各书均莫不如此。如果限定“长河”这一意象而言，那么，本丛书中的各部著作，测量的并非长河的全景概貌，而只是一个河段，甚至只是几圈涟漪或一朵浪花。

学术性。提到学术，世人常常想到那些俨如城堡墙峭壑深的著作，时人往往惑于那些名词术语狂轰滥炸遣词造句十分舶来的专书。见解新颖体大思精与时俱进的学术，当然应该赢得读者与社会的尊敬，但诸葛亮都唱过貌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其中的空城计，何况一些或只长于引经据典或只擅于西凑东拼的作者？海外精于西典、术有专攻的学者，也早就以“隐忧”为题，指出我们某些拾人余唾的文章与著作，“有识者不屑看，一般的读者不想看，不敢看”。学术，应该是在所涉足的领域里继往开来，或是提出某些独立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见解。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不少以随笔出之，文学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肇始的

诗话词话，史学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和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现代人的时间愈趋紧张，抱着大部头学术著作兀兀以穷年，恐怕只是“小众”的专利与福利，而“大众”如果在形而下之余不忘形而上，他们乐于消受的，大约只会是益人心智而又快性怡情的学术随笔。列名“长河随笔”的各种著作，虽然涉及的是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文化”，但其以焕彩飞花的笔墨所表现的学术品位与学术底蕴，当会使享誉书林与士林的岳麓书社更加“光彩生门户”。

当代性。《长河随笔丛书》主要面向中国的古代文化、已成过去而永不生锈的古典、已降下帷幕而仍和我们血脉与声息相通的历史。然而，本丛书的作者，绝不是一般的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也不是泥古不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祭奠者，他们回首过去，正是为了现在与未来。他们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思想，重新审视与理解历史文本，作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交流，他们从现代的精神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阐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对其负面因素深入反思，同时也联系现实作出必要的当下批判，从而真正赋予历史文化以新意与生机。因此，收录于本丛书中的多种著作，不仅是学者之文，智者之见，也是勇者之声。余杰少年气盛，血性方刚，他的《尴尬时代》趋向沉潜，却仍然飞扬思想者的朝气和勇气；丁帆虽已年届不惑，不能再要求他一事能狂便少年，但其《江南悲歌》仍时见锋芒，让我们生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诸多联想。

文学性。有些学术随笔丛书，其作者大都为纯粹的学人，学人之笔与文人之管，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而《长河随笔丛书》的作者群，则多为学者与作家一身而二

任。他们学识与才华兼具而互补，饱读诗书，手握一支行文严谨而又挥洒生花的彩笔，加之岳麓书社动议之初，也十分强调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应该坚守自己的当行本色，为读者所喜见乐读，这一丛书当然就因之郁郁乎文哉了。由于学术个性与艺术个性各异，虽均为散文随笔，行文却互不相同。以武林为喻，武林高手们均精于武功，但南宗北派，独门绝学，内功外功，刀法剑术，又会各有师承而互有专擅。《长河随笔丛书》有如舞台与擂台，南北的豪杰俊彦应邀前来，名下无虚士，飞身登台而技惊四座。前面提到的几位不必赘述了，徐雁《沧桑书城》的清言娓娓，博引旁征，贾梦玮《红颜挽歌》的款款深情，亦悲亦丽，也自会使读者一卷在手而谈笑风生。

岳麓书社名重书林，过去主要是印行古籍与学术著作，如今出版这套文化随笔丛书，是在改革开放中另辟蹊径，别张新帜，可喜而且可贺。此丛书既冠以“长河”的嘉名，不仅象征中华文化之流长源远，也象征丛书并非短期行为而将源远流长。“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借用唐人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中的佳句，先行出版与即将络绎而来加盟本丛书的众多著作，正如长河上好风孕满的百幅锦帆。

一九九八年金秋于长沙

【序：绿影扶疏意味长】

本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极端压抑与愤懑中，写出并出版了《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一书；准确地说，是东坡先生援手将我拽出近乎绝望的泥潭。

本世纪九十年代末，钱钟书先生驾鹤仙去。当我得知，先生除留下几部大家熟悉的煌煌巨著外，“还有尚待整理成书的200多万字的《宋诗纪事》等”（见《中华文学选刊》1999年第二期，188页），我的心悸动了。先生的《宋诗选注》已成经典，他又撰写这200多万字的《宋诗纪事》，是否借以支撑自己饱经忧患的生命，充实而沉静地走过晚年？这是钱先生之幸，也是中国诗学之幸，自然更是宋诗之幸。

在这之前，我已接受了一次郑重的约稿，写一本宋诗随笔。因自身的编务、学养、家事，加之对南宋诗文的生疏，一直进展得迟缓不畅，甚至有辍笔之念。这条消息，对我无疑是一声惊雷：博学卓识如先生者，对宋诗尚且如此钟情，渺小如我，得有岳麓书社所赐机遇，不也同是一种幸运吗？我有何理由，不勉力完稿呢？

我是由研读东坡，进而扩及北宋诗人的。如果说《放逐与回归》是有感而发，那么，正如苏联女诗人奥丽加·别尔戈利茨在她那本优美而别致的《白天的星星》中所

言：“生活本身，……时时刻刻都在对主要的书进行严格的校对。……它会给已经写完的、已经印出的，甚至刚刚构思和正在草拟的东西添加许多脚注和大量旁注。”“主要的书仿佛永远处在草拟之中，是一份永恒的草稿吧。……无论动笔写什么文章，甚至写点报刊用的短文，都不能不想到主要的书，都不能不希望，这就是通往主要的书的道路，向它靠近，即使仅只靠近一步，但已经确实靠近了。”（作家出版社 1989 年版，44—45 页。李毓榛译）

钱钟书先生似乎是这样完成他的“主要的书”的。而我，倾己一生，也许都写不成“主要的书”，但不妨一步一步地靠近它，只要知道自己在靠近，光阴便没有虚掷……

二

宋初寇准有《微凉》诗：“高桐深密间幽篁，乳燕声希夏日长。独坐水亭风满袖，世间清景是微凉。”

秦观也写过一首《首夏》：“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仿佛呼应似地，南宋罗与之又有《看叶》诗：“红紫飘零草不芳，始宜携杖向池塘。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

芳菲歇去，不必感伤。可人的嘉树浓荫充满勃勃生气，是大自然永恒生命的表征。“世间清景是微凉”啊！特别是对于有过心灵创伤、情感隐痛的人。

如果把唐诗比作牡丹海棠，那么宋诗便是寒梅秋菊，甚至可以说是“意味长”的绿叶了。钱钟书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

沉，乃染宋调。”（《谈艺录》）

具体而言，宋诗区别于唐诗的特点，仍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贬斥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但我们不妨换一种角度来看——

“以文字为诗”，即诗的散文化，除比兴而外，多用赋事。如果运用得当，可给原来过于严整的音律解缚松绑，增加一定的弹性，成功者更可扩大灵动的空间，达到节奏天成的境界。

“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在用典。宋代学术文化勃兴，诗人多为饱学之士，在唐诗这座气象雄浑的高峰面前，不得不自出机杼，另辟蹊径，欲变唐风而趋新出奇，别开生面，再成方圆。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王安石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护田”、“排闥”本为《汉书》中语，王安石以意驭之，取为对偶，“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词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钱钟书《宋诗选注》）“‘排闥’与‘推门’的意思相同，但‘推门’却缺少‘排闥’那种深厚绵邈的韵味。这是因为陈言之中负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一种浓缩了复杂的意义和情感信息的符号，能在诗中起到以少胜多的作用。”（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

“以议论为诗”，是“以文字为诗”中的专项，早在杜甫、韩愈，甚至曹操、陶潜诗中即有，不过于宋为烈罢了。这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关（上面提到的罗与之便是潜心性命之学的），也与宋代禅学的成熟有关。

严羽在这三句判词之后，紧接着说一句：“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说明他是以“古人之诗”的标准来评价宋诗的。同样换一个角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则宋诗不啻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娱目畅怀的崭新天地。因为诗学的要旨就是强调艺术审美属性的新鲜感或惊奇感。“某些文学惯例或手段的可感性总是日趋减弱，新的作品必须把过分熟悉的技术陌生化（如讽拟作品），或者把以前非文学的手段突出化，从而使文学的可感性复活。”（安·杰弗逊《俄国形式主义》）这种“陌生化”或“突出化”的手段之一，便是题材的扩大。“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诗歌主题；浪漫派诗歌的主题（月光、湖水、夜莺、玫瑰、城堡等等），在现代已让位给那些最平凡最世俗的东西。”（同上）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注意到形式主义这一理论，经过中西比较后，总结道：“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回到题材，清人邵长蘅在《研堂诗稿序》中就已评说：“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可状之景，无可畅之情。”

“无可状之景，无可畅之情”，也即清末刘熙载所言东坡词的“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如果一个人的心态老是绷得紧紧的，对谁都不轻易开启，那他也决不会善待他人。这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来自精神的贫困、人性的缺陷。而东坡不是这样，“淡妆浓抹总相宜”。“总相宜”似乎比罗与之诗中的“始宜”更为通达、随和、宽泛；无论淡妆浓抹、晴明阴雨、山林庙堂、顺逆穷通，都一样随遇而安，不改其乐。

其实，不用清人追评，心灵富赡的宋人早有成句：“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苏舜钦）、“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石延年）、“野鳧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梅尧臣）、“花如解语迎人笑，草不知名随意生”（李彭）、“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翁森）……都传达出一种万物欣欣向荣、健行不

息的宇宙生命意识。

比之唐诗中常见的大漠长河、琵琶羌笛等瑰伟景观，宋诗更多的是江湖夜雨、小园红杏等寻常景象，即更多一份“平常心”，当然也更多一种雪泥鸿爪式的哲思，更多一份暗香疏影式的精致。

真是“绿影扶疏意味长”啊！或如王安石所云：“绿阴幽草胜花时”、刘挚所云：“叶香元自胜花香。”

三

正如任何生存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任何比喻也必然有其局限。本书原想用《寒梅秋菊》为题，即是努力趋近于宋诗的风格乃至风骨。整个宋代，因朝廷不可能有盛唐那样的“四方之志”，生活于其中的士人也少了些唐人那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的慷慨豪气（当然也有例外，如辛弃疾、陆游等）。加之政局风云变幻，文网连着法网，士人们渐渐从正面抗争转为寻求内心的平衡。明代杜浚《苏子瞻》诗云：“幼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渔洋诗话》引龚端毅语，以为说尽东坡一生。其实，这也是宋代士人较为普遍的人生轨迹与心灵历史。可贵的是，许多人一方面与世周旋，一方面又洁身卓立。黄庭坚的态度便是典型：“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主体在客体巨大压抑摧挫之下的内敛，反倒加深了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从而获得了通脱豁达的胸襟，在抗争与对峙中保持一份超然自得的情怀、一种“穷而后工”的风采。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言：“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与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程杰先生在《宋诗

学导论》中则明确指出：“宋诗的‘主理’是对唐诗‘主情’的一种辩证超越，是在否定唐诗所体现的依缘外物、沉溺感性的人生态度之后建立起来的超脱、旷达、恬淡之人生哲学的体现。”

宋人诗论诗话中的一个突出命题，便是崇扬一种刚健有力、自强不息、忘乎得丧、充实完善的人格力量与人生境界，既推许东坡的“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认为“‘立’字最为有力”（马永卿引何元章语），又强调：“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撑拄如室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罗大经）

今人论宋诗，也有不少佳作。兹录缪钺先生《论宋诗》中的一段：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半个多世纪前的文字，常读常新。是议论，也是诗，或者就是“以文为诗”吧。

这是纵向比较，还有横向比较。1999年9月4日《文汇报读书周报》上，载有何倩、周伯军采写的《三位名教授和一本普及读物》，提到王运熙先生的观点：“宋词与宋诗，就体裁的新鲜程度而言，当然是宋词较为突出，但就思想深度和广度而言，则宋词比宋诗略为逊色。”

晚生后学，每读古今宋诗品评，多有获益。幸蒙岳麓

书社吴泽顺君错爱，在李元洛先生、王开林师兄等勉励下，撰写此书，颇费踌躇。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我忧思郁结之时，他们不废旧约，温言相慰，颇见“正心诚意”的宋人品格。古风复现于当世，不亦奇哉？这种古风，还见于诸多师长、亲友，他（她）们使我对缪钺先生关于“宋诗如寒梅秋菊”之评语，有一份现实的感通、心灵的证悟。但就自己而言，限于学养，窘于才力，自不敢追随前贤、攀比方家，另添什么宋诗选本，只是兴之所至，边读边写，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
那么多的生命。

——〔西班牙〕维森特·加奥斯

【目 录】

序：绿影扶疏意味长·····	(1)
带霜开得数枝新 张咏 ·····	(1)
马穿山径菊初黄 王禹偁 ·····	(7)
年年临水看幽姿	
——从高士到病梅 ·····	(13)
一曲清歌一束绫 隋 桃 ·····	(25)
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 范仲淹 ·····	(29)
月如无恨月长圆 石延年 ·····	(36)
吹入沧溟始自由 苏舜钦 ·····	(39)
一生憔悴为诗忙 梅尧臣 ·····	(49)
庐陵事业起夷陵 欧阳修 ·····	(60)
水仙齐著淡红衫 李 觏 ·····	(73)
惟有青青草色齐 曾 巩 ·····	(77)
红情绿意知多少 文同 米芾 ·····	(81)
何妨举世嫌迂阔 王安石 ·····	(86)
风云诗气焰，天地醉心胸 王 令 ·····	(100)
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 轼 ·····	(109)
秋光上下磨青铜 郭祥正 ·····	(117)
春功终到岁寒枝 黄庭坚 ·····	(120)
千林风雨莺求友 黄庭坚 黄大临 ·····	(128)
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 观 ·····	(138)

胸中别作一家春	陈师道	(146)
应带烟霞满客衣	晁补之 晁冲之	(151)
数峰清瘦出云来	张耒	(156)
夹岸桃花蘸水开	徐俯	(163)
更放残枝十月黄	吕本中	(165)
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	(171)
添得黄鹂四五声	曾几	(182)
万里南行眼界宽	陈与义	(185)
断肠芳草连天碧	朱淑真	(191)
一枝梅影浸澄溪	刘子翥	(200)
随风片叶乡心动	范成大	(204)
莫问早行奇绝处	杨万里	(216)
报国欲死无战场	陆游	(228)
依筑随处弄潺湲	朱熹	(242)
冷香飞上诗句	姜夔	(246)
空见梅花似人影	赵师秀 徐玠 徐照 翁卷	(254)
忧时原是诗人职	刘克庄 戴复古 方岳 叶绍翁	(263)
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	(279)
满地斜阳是此心	谢枋得 林景熙 谢翱 郑思肖 真山民	
萧立之		(293)
三尺焦桐千古意	汪元量	(302)
直把杭州当汴州	林升	(310)
芒鞋踏破陇头云	禅诗	(313)
相逢都是广寒人	道诗	(330)
独立花荫看雁行	女性诗	(334)
淡妆浓抹总相宜	宋人绝句	(338)

【带霜开得数枝新】

清人蒋士铨《辩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其实，宋初王禹偁已经在《明月溪》一诗中发出慨叹：“惜哉幽胜事，尽落唐贤手。”后来王安石也承认：“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

模仿唐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顾炎武语），面对这种困境窘况，宋人还是有出息的，他们选择了创新，而不是守成。体裁上的创新，便是将唐五代词发展为宋词，成就了中国诗史上的绝代景观；内容上则体现了一种疑古精神，将翻案一法引入诗坛。如王昭君和亲一事，宋以前题咏多责难画师毛延寿。王安石《明妃曲》则作翻新之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翻“出汉宫”的悲剧为“入汉宫”的悲剧。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明妃曲》则直斥汉元帝的昏庸：“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岂能制夷狄？”翻个人的“遭逢不偶”为国家的御边无力。不纯为炫新矜奇，好异而不叛于理，且实为明识卓见，更饱含着自己对当代时势人情的一份真切感受，甚至可以“意足不求颜色似”（陈与义诗语）。